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李可 高洪艳 实习记者郝昱

编者按: 高考落幕,生源持续下降,国内招生大战开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国外高校留学的人数呈增长趋势。海外教育资源对中国学生产生强大吸引力,中国赴外留学

人数增长迅速,同时,中国吸引国外来华留学人数也在增长,但远赶不上前者的增长势头。中国内地高等教育正在遭遇全球化冲击,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正不断扩大。专家建议,政府应强化支持体系建设,如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留学生在华权益、发挥政府在宣传推介等服务上的规模经济优势、增加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额度、扩大招生院校规模及其招收留学生的自主权等。



留学盛宴启幕 中国“被买单”

近些年,不再局限于高考一条途径,“洋高考”起到了分流作用,更多的考生群体借此直接叩开了海外名校的大门。中国教育部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9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总量834万人,有84万学生放弃高考,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占21.1%。记者了解到,在北京某中学,今年参加“洋高考”的学生有500多人,占全校高中人数的1/6。另外,截至5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剑桥国际中心2011届231名毕业生已收到800余份国外高校录取通知书,其中牛津大学8份,剑桥大学6份,美国康奈尔大学3份……

教育服务贸易呈逆差

海外教育资源对中国学生产生强大吸引力,中国赴外留学人数增长迅速,同时,中国吸引国外来华留学人数也在增长,但远赶不上前者的增长势头。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蔡宏波博士告诉记者,中国内地高等教育正在遭遇全球化冲击,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正不断扩大。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1978年到200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39.15万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家庭购买力增强、高考竞争激烈等各方面因素,出国留学学生的数目在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另一方面,在中国来华留学生市场上,从1950年首批32名东欧学生通过政府项目来华至今,来华留学生已经在规模总量、学习专业、费用方式、学历层次等多个方面

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尤其是迈入新世纪以后,来华留学生规模呈快速扩张的势头,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选择就读中国国内的众多高等教育机构,自费生、长期生及大专以上学历学生的比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是,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与派出留学生的比例严重失调。2000年以来,中国大多数年份出国留学的人数要大于来华留学的人数,呈现教育服务贸易进口大于出口的逆差状态。”蔡宏波说。

蔡宏波认为,和发达国家接受国际留学生的比例相比,来华留学生的数目与中国庞大的教育规模还是很不相称的。以2007年为例,该年来华留学生总数为195503人,高等院校在读学生人数为1884.9万人,来华留学生的总数占全部高校在校人数的比例只有1%,远未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外国留学生占本国在校大学生人数的基本水平(3%)。因此,在国际环境并未受到战争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国际社会仍然是和平为主、局部发生战争的情形下,中国留学服务市场发展的潜力巨大。

小进大出 教育消费“亏空”大

除了人员“流出”与“流入”上存在的不均衡外,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境外消费过程,即学生流动到本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享受教育服务的过程,也带来了巨额贸易逆差。

金吉列留学公司北京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目前,在欧美,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国学生的2倍至4倍,普遍在1.5

万美元/学年至2.5万美元/学年之间,哈佛大学更是高达3万美元/学年。以人民币计算,自费留学去英国每年需要10万元至18万元,去加拿大每年需要12万元至15万元,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每年需要8万元至10万元,去日本每年需要14万元至17万元,去美国每年需要20万元以上。而且各国学费还有上涨的趋势。

“中国内地在海外自费学习人员约50万人左右,按照每人每年12万元的消费支出底线来计算,每年就有约600亿元人民币的教育资金流向国外。”该人士表示。

但是,通过查阅中国国内一些大学的收费标准,记者获悉,自费来华留学的学费基本上维持在本科生每学年2.5万元左右,硕士研究生每学年3万元左右,博士研究生每学年3.5万元左右。如果加上生活费等其他费用,每个留学生每年在华大约花费8万元人民币,以年均10万人次计算,由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带来的外汇收入也仅为每年80亿元。

“流出600亿元,流入80亿元,中国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外汇流入与流出的巨大差异,正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出口还有十分广阔的空间可挖。”蔡宏波认为,目前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较多是正常的,存在较大贸易逆差也属正常现象,要缩小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要减少进口。虽然贸易总体平衡是应该追求的,但在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今天,应明白服务贸易总体逆差的结构是由于中国国际分工和经济比较优势的不同造成的,因此,要继续开放教育服务贸易的境外消费市场。

海外名校截留高考考生

6月11日在杭州举办的“高考生留学规划专场”上,美国百强名校普度大学、雪城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将目标直接锁定高考考生,考生可直接凭高中3年的成绩单、各类获奖证书以及高考估分成绩在现场接受面试,符合要求的优秀学生通过面试后可直接被录取。

如此“赤裸裸”地被争夺生源,只是中国融入全球教育服务贸易过程的一个缩影。仅以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里蕴藏的留学市场空间来看,《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指出,连续3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分别增长了24.4%、27.5%和24.1%,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高中毕业出国人数。

中国需增强教育出口绝对优势

——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蔡宏波博士

自从1998年经济学家马立俊教授第一次将发达国家大学招收留学生和收取学费的活动视为一种重要的外贸产业活动开始,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贸易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贸易活动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教育出口也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新兴领域。但是,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中,中国和北美、欧洲等主要留学目的地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差距在哪里,如何进一步发展,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蔡宏波博士。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教育服务贸易的概念。

蔡宏波: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在这份具有国际地位的文件中,教育被正式纳入到“服务贸易”的范畴,确立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际服务贸易性质,并使之成为世界通行的12种服务贸易之一。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包括四种类型: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考虑到目前国外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和管制,境外消费自然成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类型。

记者:国际上的教育服务贸易现状是怎样的?

蔡宏波:目前,教育服务贸易形成了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传统教育强国为主要出口国,澳大利亚等新兴国家逐步发展的市场格局。当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教育服务市场也将具备较大的增长空间。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境外消费呈现极端的失衡性,这归根结底都是由一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决定的。国际竞争力中的核心要素,如科学、技术、知识、人才等都是跨国界流动的,倾向于流动到最有利于发挥它们效用的地方。西方发达

国家处于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为这些要素提供了发挥效用的学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所以,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纷纷涌向发达国家去求学。

记者:您认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在教育服务贸易方面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里?

蔡宏波:概括来讲,这些国家的优势主要有4点:第一,所在地区的高校学科建设合理、师资力量高、办学实力较强;第二,这些国家尽可能使教育供给标准化,还积极通过国际组织促进国际间学历认同;第三,高校或其所在国加强海外宣传,提供丰富的留学信息。澳大利亚之所以近些年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上发展较快,就是源于此;第四,给予学生充足的助学金。

记者: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优势和制约因素分别是什么?

蔡宏波:优势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随着中国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加上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使得汉语、中医药、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戏曲等传统学科专业和法律、财经等新兴学科专业越来越受到青睐。资料也显示,目前,中国教育服务出口的绝对优势仍为一些独具特色的文科(特别是汉语言教育)和医科专业,这也说明中国在竞争性国际教育供给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仍较低,教育产品的“技术含量”有待提高。

另一方面,中国在提供教育方面具有成本优势,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学习费用明显偏低。这从教职工的工资水平也可看出,因为教职工的工资是学生负担费用的一部分。据报道,2001年中国高校教职工平均工资为18054元,而美国高校(2002年)全国教师平均工资达6万多美元,约为中国的27倍。

劣势也主要有两点:

第一,目前,中国的学历学位难以获得国际认同,是制约中国国际教育服务出口的瓶颈。

第二,教育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大多数学者将教育服务视为公共产品,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政府对各类民办学校的教育投资不足。而在目前产权制度和竞争机制缺失、教育服务处于卖方市场的情形下,教育服务提供者就既无动力又无压力去提高效率和改善品质,从而导致教育服务低效和优质教育供给匮乏。在发展国内留学服务市场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应该是标准与规范,一是对外提供标准化的教育,二是在中介机构等的组织建设上更应强调规范化。

记者:据此分析,您认为我们需要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吸引来华留学生,扩大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缩小逆差?

蔡宏波:首先,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由教育部积极推介中国教育优势,着力培育新兴目标市场;其次,倡导国际性质量保证体系,推动不同国家间的学历相互承认;再次,加强对外汉语的教学,推动孔子学院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经费支持力度,制定有利于中国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中国教育机构的国际竞争力。高校应着力尽快打造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团队。

记者:随着教育服务贸易国际化,中国该如何迎接进一步的挑战?

蔡宏波:在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化与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态势下,国外学生对于教育质量、学费水平等都会有新的要求,因此,中国的教育服务贸易参与各方应该结合需求强化供给质量。

